文本是如何体现底层人民的生存困境的？

在狂飚突进的城市化进程中，底层务工人员面临着困境，他们失去原有的乡土社群，丧失了自身的文化根源，进而缺失身份认同，游离于他们自己亲手建设的现代化城市之外。这一现象与阶级固化互为因果，是全球现代性中一个普遍存在的弊端，也因此引起广泛关注。记者周雨施在综合性周报《南方周末》上发布了“落脚城市”系列，其中《他的深圳故事》讨论了“现代化困境下的阶级固化：外来务工人员的身份失语”这一全球性问题，该问题隶属于“文化、认同与社区”领域。

在内容方面，《他的深圳故事》生动呈现了中心人物“表姑爷”的艰难生活处境。该文作为深度社会报道，从旁观者的角度，力求客观，尽可能采取了零度叙事的风格。整篇报道以人物为核心，将人物十几年的生活作为线索，以和人物对话的方式，大量引用原话，让读者看到了人物的生存现状，揭示了廉价劳动力们所面临的多重困境，并通过追索人物生活经历，同时对比日新月异的城市经济发展以及富人阶级的生活，引出若干深刻问题。首先，“二十多岁南下”、“十五年以后”多年的辛苦劳作并没有很好的改善作者表姑爷的生活处境，而是仍然住在老旧的平房。表姑爷作为务工人员群体的代表、现代化的参与者并没有从时代的发展中获得任何的利益，生活没有得到任何的改善。相比之下，新贵们的生活却奢侈潇洒。其次，在现代化完善的情况下，工厂的老板不给员工买养老保险，底层没有养老保障，无法进入完善体系。深圳的一边是工厂平房和外来的廉价劳动力，一边是观澜高尔夫球场和新贵们，而十五年的奋斗也没有提升他的生活质量，可见贫富差距的日益增加和阶级固化。“他只去过深圳市区几次，高物价令他望而却步”，城市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。他们把青春和汗水留在了这个城市，城市却并没有接纳或认可他们，带走的却只有苦涩的记忆，回不去的是农村，融不进的是城市，底层失去了精神家园和归宿，患上了身份失语症。

在技法方面，作者通过多样的技巧进一步强调了外来务工人群的生活困境。文章中多使用对比的手法来突出阶级之间的区别。发展后的新村和简陋的旧村，“别墅”和“老房子，低矮的白墙黑瓦”、“戒备森严”和“随意进出”使用了明显的对比，表姑爷奋斗多年却只能留在旧村，体现出阶级的固化。“故乡，永远回不去的地方。城市，永远融不进的地方。蚌岭，就是落脚的地方”使用了排比的句式，表现出表姑爷被夹在故乡和城市之间，无处可走，只好落脚在蚌岭，揭露了表姑爷乃至所有外来务工人员的进退两难的无奈局面。“落脚”一词最早指在长途旅行时的停留住宿，使用“落脚”一词体现了这个城市对他们的陌生，前文所提到的“笛子”是意象，代表着表姑爷的个人爱好，然而却“蒙上厚厚的灰”、“太久不吹了”，他的人生已然没有了自己的兴趣爱好，而是将所有的时间投入到“为了多赚几百块”的加班中，供两个孩子读书、养活农村的父母。相比之下，末尾新贵们在高尔夫球场上“扭动腰肢，挥汗如雨，挥金如土”。一边是现代化的缔造者，一边是现代化的红利享受者，其生存环境却有着鲜明的区别。同时，两个相同结构的短语“挥汗如雨，挥金如土”更加体现出了新贵们的潇洒和奢侈，与表姑爷节俭、甚至不舍得买火车票回故乡相对应，引起读者的同情和对该全球性问题的重视。

《他的深圳故事》收录于“落脚城市”系列，该系列的其他文章也多聚焦于外来务工人群和城乡之间的关系，引起了许多打工人的共鸣。例如，在另一篇文章《回不去的村庄》中，作者吴莉描写了越来越多村民搬到镇上弃农从商后乡村的空心化，维系家族感情的纽带最终仅仅只剩下一个姓氏的窘态，外来务工人员想在城市扎根不能，也无法回去最熟悉的村庄。

《他的深圳故事》使用了多样的手法和描写，彰显了廉价劳动力的弱势和面临的多重困境：在城市缺失的身份认同和平等，阶级的固化等这一社会问题。该文章成功地揭示了这一困境，获得了众多读者的共鸣，为读者提供了深入思考现代化困境下的阶级固化这一问题、多加维护自己的权益的契机。